

卷四

書名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撰者 明 王守仁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28- 1
 編號 D7431500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已
 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巳巳

謫居
 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
 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
 一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謹
 友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道者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
 墮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
 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28-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189 四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研
究
所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研
究
所

七

四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王陽明先生文錄 四五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187

書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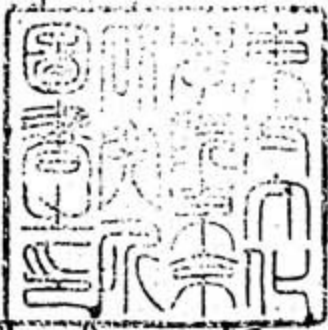
12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四

書

答佟太守求雨書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
今早誌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增惶
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為民之
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
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
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
為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



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晴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
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為之主者減膳徹樂
省獄薄賦脩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為民通請於山
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
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
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
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
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
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為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
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說而不見

於經傳君子猶以為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
流曾不少殊於市井蠶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
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
罷不急之務削省過之門洗簡寬滯禁抑奢繁渫誠
滌慮痛自悔責以為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
方士之祈請者聽民剛從便得自為之但弗之禁而
不專倚以為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
愧於神明而又臨事者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
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脩旬日之內自宜有應
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以誠使可有致雨之術

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
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
事之誠執事其但為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
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書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
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
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
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
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

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
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
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付死者忠信禮義而已
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徇福利害之說某亦嘗
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
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
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
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
癘蠱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共遊日有三死焉然而
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

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公府苟欲加害而在
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
橫罹焉則亦瘡痍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
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
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
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
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
見若甚簡亢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效於

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
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
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
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
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
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望
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
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
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
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

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閑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一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

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纒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底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

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聞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旆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

宣國威惟增標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
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人之難當使宋氏
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
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
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
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
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
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
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
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

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擯州有楊愛等
有楊友兩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廷下片紙於揚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
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來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
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
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舉以 朝廷之
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
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
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護之只息多
端之譏彈去與之變絕難測之禍禍既往之行要將

采之福業非為人作說答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八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書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搖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能經月卧病不出藥餌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

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竒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

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
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曾
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
妄言不罪

答儲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却殊快
快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
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父退
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
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理學於

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
以爲簡易之道世入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
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
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
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
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
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
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
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
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

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
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
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
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
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
可也干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
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交或以藝同或以
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
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
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譽之重而驚然
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
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
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
乎仲由少顏路三歲而由之相處蓋友也而與曾點
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
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
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友
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
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
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

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
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
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
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
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
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
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
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
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
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俛俛

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
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
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
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
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
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揚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
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
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
與之發明而徒闞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
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

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豈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丞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情徃復

昨者草率奉請意在求一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云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者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

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主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謂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于路臨絕而

結纓橫渠撒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而名分具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生

而一節作

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

陽明之金卷四
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
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
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
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
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
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
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
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
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

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
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
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
天象至日食固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
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
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
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
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
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
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

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郴衡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士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士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紆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為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

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中堡之設雖可以張布
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
數冒費糧餉有急即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
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
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
割已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
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
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
閩事孔棘遙聞 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
敢輒往郴桂然 勅書久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

往旦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
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
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警聞雖小大不一
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與今省
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
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
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驚已非一日既無漕運
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脫民
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用有
司養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呶群

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答官吏、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
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安平沟沟、匪朝
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
辦此也、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
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
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
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
百萬生靈之幸也、情感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已卯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倦懇惻、不一而足、

水多

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
激發、而况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
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
兵戈不及一見、永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
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
肯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
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
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命不至、斷亦逃
回、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
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

回房

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菴 于于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過深重以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為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

先朝亦既荐被

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

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

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已矣德蘊壅闕

而未宣終將泯溷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勳

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

真足以庶頑而立懦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

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韜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

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况先子素辱

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為之刷垢

雪穢繆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踈外不一

以其情為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

也不孝之罪不滋為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謚乞

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為之一表白焉其敢覲覲於萬

一丘荒迷，懸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遷菴閣老

壬午

行一亦以

祇聞之行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歷官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歛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幸孤將以是歲之久，舉葬事，圖所以為不朽者，惟墓

歷宦一亦
作遺也

詞亦作
待

墓之誌為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刑儀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尊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遺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為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

為淵一水作

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
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
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
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
殞命未足以為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
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
切生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
誰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

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
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
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
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
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
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
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
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
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
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

為淵一水作

易月文卷六十四

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事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
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國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
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
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
而言無不利伊尹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
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
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
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
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
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

六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
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
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
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
以懾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
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
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
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
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
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

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體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嘆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庸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

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償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祈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施教，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

者忽蒙兩屬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已地也。悚懼何以自谷乎？某以迂踈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疴羸日甚，惟養疴丘園，爲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襍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尚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

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是鳴冤錄及承所寄
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
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
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劇臨疏昏
塞不盡所云

復童克剛書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旣而思
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
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
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八策以爲自

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
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
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
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
大相矛盾首肯間濶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
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憂則違之
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遁世無悶憂則
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
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

經畧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
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
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
且按劔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箒耳亦何保
昔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
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小
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
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
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
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

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其昔
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
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
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
時君世主誦誦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
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
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
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
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
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

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為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荅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知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起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讒搆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為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且養痾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元產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

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

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齎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一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况讒搆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爲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不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且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

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懇下疏千望相扶持終得養痾林下是幸席无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憖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間附知之

二
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柰何柰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尚爾查

勤未息致使効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柰何柰何木齋翁旬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益衰若如不崖之論欲使之破常格以用才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未可以厚望之也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蠹特瘡疥之疾群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覈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

見有奉見

見有同寅協恭之誠聞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心
多若讎仇病廢之人愛莫為助竊為諸公危之不知
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
還病筆草草附此兩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
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
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在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
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
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又其有事君之

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
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為此一大事出世則
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
異日恐終不免為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
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為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
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其畧
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
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
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
遂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

則惟其宜矣他尚何說哉西樵元崖家事極為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畧已一講已覺豁然而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遠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與張羅峰閣老

兩承手教深荷不遺僕迂踈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蓋僥倖偶集近年以來益病益衰惟養痾丘園為鄉里子弟考正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效其心力不至為天地間一蠹物若必責之使出自擇其宜惟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學猶可勉効其襍線外是舉非所能矣近日之舉雖過承繆愛然投之以其所不能則亦適所以壞之也懇辭之情疏

內亦有所不敢盡言者。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之時。事方亟。惟竭誠盡道。以膺天眷。不具。

二丁亥

奏本人去。曾附小札。腐劣多病。已成廢人。豈能堪此重任。若懇辭不獲。終不免為相知愛者之累矣。奈何。奈何。東南小蠹。特皮膚瘡疥之疾。若朝廷之上人。各有心無忠君愛國之誠。讒嫉險伺。黨比不已。此則心腹之病。大為可憂者耳。諸公方有湯藥之任。蓋天下莫不聞。不及今圖所以療治之。異時能辭其責乎。不旬日間。木齋翁且啓行。此老重望。其慎默鎮定。終當與流輩不同。惜其精力。則益衰矣。差來官守。催甚懇迫。力遣許時。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欲言千萬心亮。

答見山冢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為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

何以感化而幹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元厓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自有未、必能改言之、

後益紛紜、不若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國之其後、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間、及者亦時時爲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搆痰嗽潮熱、日益厓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才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

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出成使得就醫林下
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二 丁亥

每讀章奏見磊落奇偉之志挺特奮發之勇卓然非
儕輩可望深用嘆服果得盡如所志天下之治誠可
煥然一新然其事勢自有不能盡如人意者要在寬
以居之仁以行之而已高明既有定見顧無俟於鄙
劣者之喋喋西樵書中亦致芹曝之獻倘覽及之幸
有一言示其可否也因州事實無緊要徒勞師費財
紛紛兩年重爲地方之患今於謝 恩疏中畧陳愚
見須得 朝廷俯從其議庶可以圖久安不然起伏
之變未有已也齎奏人去草草附問地方之事有可
見教者人還不惜示及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
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
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
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
免爲^知之憂矣奈何奈何寧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
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尚爾

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
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
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恤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
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
不知畢竟如何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作
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
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為此救
災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方主於朝則

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
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
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
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
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
枕莫旣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卧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疎遙聞執
事養高歸柳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
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

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柳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昭亮不具

二 戊子

兵冗中久缺裁候乃數承使問兼辱嘉儀重之以珍集其爲感愧何可言也僕病卧且餘四月咳痢日甚

淹淹牀席間耳聾目眩視聽皆廢故珍集之頒雖踰踰珙璧之獲而精光透射尚未敢遽一瞬目其間候病疏得允苟還餘喘於西野幸而平復精神稍完然後敢納足玄圃之中盡觀天下之至寶以一快平生其時當別有請也伏枕不盡謝私伏冀昭亮

與薛尚謙

得書知日字停舟辭派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字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大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迷

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耳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絕根株意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為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剪除兵難遙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為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孚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燠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前征勦撤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

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
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爲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駑駘之
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
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四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東魯羅公某以
授陽明于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
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
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
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
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
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